



特別
87
3117
1





七  
菟

京都始胎大堂藏板

村岡興嗣藏書

二二



特

門 八 7  
號 3117  
卷 1

天主降生一千六百四十三年 極西龐廸我撰述



天主降生一千七百九十八年 主教湯亞立山准

七克序

自子思子發明性道原本天命後世言道  
術者準焉至謂天下之至聖德施洋溢及  
乎熒墜命曰配天殆未易揆測也

今上在宥天下遠人來賓乃有泰西諸君  
于航海而來計其途八萬餘里閱三年始

楊序



抵中國有古越裳肅慎奇肱身毒所未經  
涉著此亦盡乎燮墜矣夫麟遊鳳至皆稱  
聖瑞賢來遠也物之瑞孰與人爲瑞乎洋  
洋乎聖德配天非我

皇上疇當之諸君子觀光用賓大都潔脩  
自好其爲人不詭時向其爲學不襲浮說

間用華言譯其書教皆先聖微旨也察其  
焚私屋漏密脩密證皆鑿鑿不背所聞其  
言語文字更僕未易詳而大指不越兩端  
曰欽崇一

天主萬物之上曰愛人如已夫欽崇

天主卽吾儒昭事上帝也愛人如已卽吾



儒民吾同胞也而又曰一曰上見主宰之  
權至尊無對一切非鬼而祭皆屬不經卽  
夫子所謂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其持論可  
謂至大至正而至實矣夫課虛崇玄洗洋  
無際要眇何難要以真實世諦使人可信  
可解而不可易此爲難耳則畫師圖鬼物

圖狗馬之說也又以泛而言昭事稽顙對  
越皆事也必愛人乃爲昭事之真泛而言  
愛人怵惕煦嫗皆愛也必克己乃有愛人  
之實故有所謂食饑者飲渴者衣裸者舍  
旅者醫病者及顧囹圄者贖虜者葬死者  
皆愛人事也而又有所謂伏傲熄忿解貪



防淫遠妬清飲食迷醒懈惰于爲善之七  
克克其心之罪根植其心之德種凡所施  
愛純是道心道心卽是天心步步鞭策着  
着近裏此之爲學又與吾儒闇然爲己之  
旨脉脉同符學者循此繕脩存順沒寧來  
太脩然既不徒生亦何畏死也惟是七克  
所載大率遠于俗情如以富貴榮寵爲綴  
疣貧窮苦楚爲福澤驟閱之覺可駭可異  
而徐玩之名理妙趣醒心豁目未有不躍  
然神解而卷不釋手者此書在慧悟之士  
機警觸發見之自有神契其次則困衡之  
輩推勘踣窮如貧見家珍渴得甘露更有



津津證入處，惟一種世味濃郁，嗜進無已  
之人，靈府多滓，難與微言，視此不免嚼蠟，  
或以此方文字見解測之，更泥不通，則不  
終卷而卧，此非書之罪也。龐公號順陽子，  
未與一而聞其居長安，大官授餐，爲

聖天子所禮遇，名流多與之遊，諸題語言，  
人人殊率，企嚮不啻口出，卽其人可知矣。

鄭圃居士楊廷筠書於明旦齋

中





西聖七編序

西洋龐君廸我著七編始于伏傲終于策  
怠示余余愛而讀之蓋洗心之聖水對證  
之要方也古者國有狂泉國人飲之皆狂  
當今之時間今之俗絜已方人似無不中  
此七病者幾于以國狂而龐君實來傳其



七克  
國學實爲此方七藥龐君雖與華之人處  
徃徃交臂而失卽諳華性不應徹見俯肝  
窮悉底蘊言言當也石言于晉或憑之言  
龐君之言無所憑假意者天主使之耶特  
揭開心鴻宣驚耳警策破夢妙喻解頤天  
地之淫厲人身之膏肓皆從骨髓心絡剗  
剔其淫邪蟲毒薰以反魂之香塗以合體  
之膏其神解在秦和扁鵲之上其易簡在  
六經四子之表漢遣宋雲等徃西域得四  
十二章經鹿苑之卮譚鷲峰之糝論而藏  
之蘭臺石室過甚珍藏余訝時人見龐君  
久在華域溷跡中庸不澄意遠觀割情獨



繕不知其可重也近世學者祇信卽心之  
學不解原天之心素無止定之功妄言隨  
欲皆善徃徃駕慈航而殞命握至寶而喪  
家無明師友以導之和毒腊其雜進矣夫  
用七德克七情以理治欲實以心治心也  
得其道者藥在殊方絕域可以籬壁間物  
代之讀龐君書者毋以歐邏巴生遠近想  
亦毋以六經四子生異同想期于切救時  
病庶于國有瘳乎雖然君書業已懸之國  
門或諱疾而忌醫復增長其病心與君爲  
魔難將奈何君不與此士人比肩事主同  
籍分祿且所述者



天主之言天使言之度無爲君難者卽有  
之度無能舉七編之言而非是之也則亦  
不足爲君難矣

碭郡彭端吾



七克自序

人生百務不離消積兩端凡所爲修者消舊積新之謂  
也聖賢規訓萬端總爲消惡積德之藉凡惡乘乎欲然  
欲本非惡乃 天主賜人存護此身輔佐靈神公義公  
理之密伴人惟汨之以私乃始罪罟萬狀諸惡根焉此  
根潛伏于心土而欲富欲貴欲逸樂三巨幹勃發於外  
幹又生枝欲富生貪欲貴生傲欲逸生饕生淫生怠其  
或以富貴逸樂勝我卽生妬奪我卽生忿是故私欲一  
根也欲富欲貴欲逸樂幹也而生傲生貪生饕生淫生



七克  
怠及妬忿枝也種種罪訖非義之念慮言動七枝之結  
爲實披爲葉也地獄之火此樹薪之故曰去私欲而獄  
火自無矣世間疾憂患亂身心不寧皆由食此樹之實  
而作者拔此樹干世而人皆天神也視人如已視死如  
歸天堂境界豈遠乎哉然而克欲修德終日論之畢世  
務之而傲妬忿淫諸欲卒不見消謙仁貞忍諸德卒不  
見積其故云何有三蔽焉一曰不念本原二曰不清志  
嚮三曰不循節次夫世之傲然自是者咸謂修德克欲  
之力量我自能之不知自有生來但有一念提醒莫非

天地元主賜我者富貴壽安微暫之福有一隙之明者  
皆知出于 天主而克欲修德最難劇務妄自認爲已  
能謬孰甚歟如知力量悉從 上主而出其於欽事祈  
禱自不容已迨德成欲克皆認 主賜也彼謂我自能  
之不緣 主力乃由傲魔所中忘却本原冥悻自是聞  
謬則沾沾自喜稍拂則謂非所應遇而怨尤不已此其  
所修何德哉凡人善惡係於所志有善業而無善志猶  
人形而無靈神非人徒人形耳輕舟利車濟人於難而  
人不賞其功何者舟車有功而無濟人之志耳修德克



欲者惟是蠲索其一心以媚茲 土主其志足貴也次則志羨天德之美也次則志在乎生享淨心之樂而身後獲見 天主與神聖耦也若修德而雜之以富貴榮名世福之望則所修非德乃修他欲而襲德貌耳非以德攻欲乃以欲攻欲耳舊欲未去新欲且增墊焉夫德所至忌世福之羨也祛欲者所攻正攻此羨世福之俗腸有所攻以積德又操所忌以毀之德烏乎成故志嚮不可不清也凡有志修德者必曰吾必使無絲毫人欲之私語甚美矣第言之易也行之難也一言而盡百年不能迄攻一欲難於勝一國矧併攻諸欲乎且德之初修也甚微甚弱而欲之初受攻也方鉅方強以微弱之德攻鉅強之欲意徒銳而欲彌增旋廢業而反受其害夫克私欲如折舊屋也先折址者室覆材破人受壓焉先折甍簷漸至於柱礎則材與人不傷而功易奏是以克欲者須一一別攻之始于易小俟德力滋鉅矣乃始漸進於難且大者以漸滋致精道路更穩如過于亟易于碍墜故曰進德如升梯謹行勿奔奔必隕不控于地不已矣亟修而無度非自恃而凌躡卽速勦而委頓耳



此不循節次之咎也。迺我八萬里外異國之旅蚤荷  
天主靈慈，悟此世福至暫至微，匪堅匪駐，轉思身後實  
具永年禔福。爰從耶穌會教習，聞豪傑光闡之旨，正已  
化俗，憫夫邪說充塞，不知天主爲人物真主，不思天  
堂有真修捷路，乃偕數友東來，九死一生，涉海三載，而  
抵中華。中華語言文字，迥不相通，苦心習學，復似童蒙  
近稍曉其大略，得接講論，竊見有志儒賢，多務修德，克  
已之功，同方合志，萬里非懸，第緣三者之蔽隔，藩未一  
因，繹所聞及所管闕一二，以資印可。夫人心之病，有七  
而瘳心之藥，亦有七要。其大旨總不過消舊而積新，積  
之之極，以積永樂；永慶消之之極，以消永苦。永殃焉，諄  
諄箴勗，良費辭說。蓋緣人心如口也，口各喜其味，故饌  
各投其喜德一而已。衆言錯陳，故析俎之不一，嚮也。惟  
嗜者之所染指，如曰支離其辭，以支離其德，則迺我烏  
駘焉。

萬曆甲寅孟冬望日龐迪我題





伏傲小序

人心于行爲火火性上上則炎炎則炙炙則焚至于焚而烈焰焦灼勢難撲滅化爲灰燼一息而盡故火遇薪速盡也人心岐路甚多獨是好上人一心從少得壯從壯得老卽勉強調伏而幾微隱約情境相觸不覺忽萌自非內心真實能讓者根株弗斷斧柯相尋星星弗滅焚林未已也是故讓者悅於人和於神享於天主傲者反是謙者信於友孝于親忠於君王傲者反是然則謙一也累言之而不盡大哉謙乎人全一謙德衆德賅而



全矣龐子伏傲演謙爲論也旨近而遠詞簡而嚴比物  
連類創爲一家言憬若啟重襲也而衆寶覘又若開重  
局也而朗日暄誦其書知其人尙其友此非百家諸子  
之言而爲龐子之伏傲江東崔曄序



七克目錄

天主教要言罪宗七端

- 一謂驕傲
- 二謂慳恪
- 三謂迷色
- 四謂忿怒
- 五謂迷飲食
- 六謂嫉妬
- 七謂懈惰于善



又言克罪七端有七德

一謂謙讓以克驕傲

二謂捨財以克慳吝

三謂絕欲以克色迷

四謂含忍以克忿怒

五謂淡泊以克飲食迷

六謂仁愛人以克嫉妬

七謂忻勤于

天主之事以克懈惰于善

七克卷之一

西海耶穌會士龐迪我撰述

伏傲第一 凡十支

傲如獅猛以謙伏之作伏傲

傲者過分之榮願也。其端甚多。綜統有四。以爲善從已出。不歸天主。一。知善從天主出。而因已功。二。伐有所實無。三。輕人自以爲異於衆人。四。自滿自用。自騁自誇。好勝人。好異名。戲侮人。爭鬪。不恭敬。不孝順。飾罪詐善。皆傲之屬也。天主聖經云。一傲之子萬罪宗。



蓄之者必滿其禍災。

聖厄勒卧略曰。傲爲百罪之王。一入於心。罪惡萬端羣從之。一不獨至。善德萬端俱去之。一不竝立。何也。他欲倍德。以一對一而已。忿倍忍。妬倍怒。一雖壞。他未全壞。惟傲反謙。謙爲萬德根。根毀矣。德安積。故傲雖一。罪萬罪總焉。

物有決然相滅者。莫若德與傲。丁香樹性至熱。樹之其旁草木悉枯。後裁者必不生。蓄傲于心。德不能入。有德在心。傲亦滅之。徒存德態。絕泯德性。故曰修心以攻欲爲急。攻欲有先後。不先攻傲而攻他欲。他欲不去。傲去。他欲易除矣。聖契理瑣曰。先除炫人之情。他情易除。

聖若漢有言。傲之敗德。每當其成。如載重寶。涉狂波。危險過矣。急于登岸。賈勇爭先。覆舟失載。反由于此。我欲修德。風濤洶湧。以蕩我巉巖。錯刺以破我。幸而獲全。顧以全喪乎。

天主惡傲。何故。萬善萬福。皆天主賦予。傲者以主賦爲已自有。若斯倍負。是以所受於天主者。反與爲敵讎。



也。天主豈不與爲敵讎哉。世人皆天主所育。皆所慈愛。傲者心心事事。惟願尊已。盡人類欲凌轢屈抑之。則天人交惡焉。故他罪離於天主。傲罪遠於天主。妬奪人怒奪我。傲奪天主。

或問天主讎傲。猶有在高位者。何故曰。使傲人登高。非增其榮。獨重其隕。聖百爾納謂傲者曰。爾漸級而登。不漸級而下。乃暫然疾如霹靂也。

西有國王傲甚。聞誦天主經者曰。天主黜尊者於高位。而陟謙者曰。此語可刪。如我今處王位。誰黜我。誰陟

我上乎。不數日。王幸溫泉浴。置衣于室。從臣俱避去。忽有天神肖王之容。衣王之寶衣。而易敝衣置之。桁遂出。諸臣以爲王也。扈從歸朝。王浴竟呼無應者。索得敝衣。甚恠之。強衣之。出索從臣。悉已去。益恠之。獨行入朝。則王在也。以爲妖異。見寵臣問曰。爾識我乎。臣弗識曰。我非爾王耶。是臣笑以爲狂。詈而逐之。王不勝憂懣。自悟曰。此不虞之患。正以責前日之傲言矣。退悔痛哭。矢必悔改。求天主赦之。夜入朝。每念前日之榮福。今日之辱苦。哀嘆不息。一夕朝臣俱散。天



神出問曰。汝今已知世國之與奪。權在天主乎。天主奪不必干戈也。王曰。目擊身受。曷敢疑。神曰。如是仍衣汝衣。陟汝位。但今以後。宜敬信天主全能。勿以傲言。別致重殃可也。言畢不見。王爲故王矣。而內宮外朝無知者。後王自言之。乃傳于世。

傲入於心。心目遂翳。正平之義。忽盡亡失。他人爲善。雖大必厭。惟已所爲。雖小自喜。人有功。輕之抑之。已有功。張大之視已。在上視人。悉在已下。人有成事。必謂有缺。非我經營補綴。不盡美也。自矜其德。欲人信其有是德。自責其過。非欲人信其有過。但欲人譽我能謙耳。偶有以是過責之。必甚怒。每事自用自信。獨於已事。則不信已。而信人。自審無才德。有以才德譽之者。輒棄所自信。甚信彼言。傲者之情。一一如此。自欺之至也。

傲者自視過高。謂細務非所當爲。人又卑視之。謂重任非所能爲。已則不屑爲。所能爲。人又不使爲。所欲爲。自棄於小。人棄之於大。棄人矣。貪賈無厭。債直無幾。而高誕其價。不肯以實直售。人又不肯與。以所求直。



是終不售而已。

克傲難一支

其夢者必已醒識其惡者必始遷善矣治病之始須識有病若病不認病而不求治則難愈焉傲入於心輒瞞心目不使識有傲而妄認有謙故傲彌深自視彌謙也傲病日痼無由療矣人行他惡羞而匿之惟傲者明行其傲不以為羞反以為榮故其染人益易其除去益難。

亞吾斯丁聖人曰人積諸種情欲懼其為罪懼之乎惡

惟傲一端懼其為罪懼之乎善何者德與傲雖相反德志一忒則以德生傲甚害于德雖存德形全滅德性譬之蠹然以木生而害木也皮之徒存其心稿矣他欲攻形傲攻神惟神至微故攻我者至險難避他欲攻我止於一面傲之攻我挾美衣亦來挾美貌亦來挾仁亦來挾義亦來挾智亦來甚而挾謙亦來四方八面無不來也。

魔計詭矣不能以其惡勝我則以我所勝彼之善背入而勝我他欲攻我惟以惡貌易識易勝傲之攻我初



以惡貌攻不入。則變貌爲德以攻我。如以傲貌不勝。卽貌爲謙厚。以富貌不勝。卽貌爲輕財。以貴貌不勝。卽貌爲讓爵。以才辯貌不勝。卽貌爲靜嘿。我顯行善。彼以顯行善攻我。我陰行善。以避顯行之傲。彼以陰行避傲之善攻我。我旣全避他傲。猶以避傲之傲攻我。譬之剝葱。去其一。內復有一。百剝百有。墨魚體無定色。隨所居水爲色。欲攫他魚。輒伏石。色與石無異。他魚以爲石也。或就之。殲焉。亦以此避他魚之攫也。夫傲亦如是。不能明爲邪。卽貌爲德。我欲察而祛之。

彼亦然。

他欲雖大。至死則止。惟傲殮尚形於棺。葬尚形於墓。永世不巳。他欲受克。漸次消瘁。不復滋長。或易其處。或易其時。數如洸湯。去其薪火。稍得平矣。如色慾多。則饜老則息。如忿怒。忍則去。靜則却。惟傲一納於心。時處附着焉。或動或靜。或言或嘿。或衆或獨。必不可離。且不可掩。身能老而傲不衰。日以益甚。我易境而傲如境。我易業而傲如業。愈仆偃以勝之。愈鼓力而復鬪。我克之巳力。辯之巳精。彼亦巳就滅絕。滅絕之中。



復增猛烈。辟猶踉蹌。撲地滋重。騰激滋高。故傲之一念。先發後勝。德未至。念已芽。發之先也。德已成。害尚存。勝在後也。譬如裏衣。衣之最先。去之最後。裏衣不去。終爲蔽體。傲氣不去。終爲蔽人。

傲念配善行。如黑影配日光。一面有光。對面必有影配之。至日在頂。光直下照。然後四面無影耳。我修德之念。未全向天主。其光必偏。傲影乃附。惟正德純心。與天主對。上下相合。全身是光。傲無自來矣。

戒以形福 傲一支

試問傲何故乎。爾盍思爾生從何來。將從何往。今復何爲。言爾來。則天主造爾也。爾以前。是何貴重物。無爾也。無爾。則賤於獸。微於草。浮於細塵者。爾也。言爾往。往於土耳其。爾非永久物。未及百年。穢灰而已。言爾爲。獨有妄想。妄言妄行在。皆取罪者也。有何聰明。有何智巧。有何力能乎。夫前爲空爾。後爲灰爾。今又爲罪爾。爾如是止矣。而且傲。嗟哉。百爾納語人曰。爾思所從來。甚可愧耻。思今所在。甚可嘆嗟。思所從往。甚答戰慄。人恒存此三思。傲當自滅矣。



假令有人手數銖錢。自謂至富矣。沾一命。謂大貴矣。生未及期。謂永壽矣。如是者。孰不笑之。無以其見挾而受微乎。嗚呼。笑人而莫覺有笑我者。我取富貴榮壽於世。而笑世之貧賤夭折人。以多笑寡。宜矣。然此世。雖多亦寡。雖全亦缺。况我所當爲前古後今中一息。我所居爲高天廣地中一塵。奈何以此寡缺之世。取笑于得全福乎天者哉。我視世。世分多少。以天視世。世無分多少矣。以存視今。今分有無。以亡後視今。今無分有無矣。惡得自恃而傲乎。

夫人任所感觸。但一回想。皆可引使改傲爲謙也。或作內外想。或作上下想。或作平等對境想。想外者。人有智能才德。我或無一。如人宜謙矣。想內者。我有罪過。天主所惡。天神所厭。有邪欲可防。有善固借之于天主。有智固學之于人。所知雖多。所未知必尤多。我又謙矣。想下。下有地獄。以罰有罪。甚可畏。有鬼魔能煽惑我心。殘害我身。非天主佑我。我不能防之。獸勇於我。禽捷於我。草木或花可視。實可食。各有用於我。我不能有用於物。物皆能無用我。我不能無用物。我又



謙矣。想上。上有天神。其性情靈于我。我怕賴其保護。以避世患。又有天主。人不能奪其能。不能晦其智。不能違其義。不能槁其仁。孰得外之。又孰得強之。我又謙矣。想平等對境者。我儔類甚多。計筭皆至。憂患紛集。遇之必傷。逃之無術。我又謙矣。想及諸種種。猶不去傲存謙乎。未想耳。

戒以心德伐 三支

有人欲擇地修道。問於賢人曰。靜處與囂處孰安。答曰。自責不伐。兩處是安。不自責喜伐。兩處是危。故存一

喜伐念。獨知衆知之害均也。

虛伐有三端。隱而自喜。一也。顯而自譽。二也。遇其言受之。三也。兩自內出。一自外來。隨德起傲。隨傲受傷。初結念時。辟之種果。此時傲種。朽不生。已行踐時。辟之發芽。此時傲芽。蠹不長。朽蠹內出也。迨成就時。辟之蕃枝茂實。此時以受人之耳言傲。是風從外至。枝摧實散。遂以不成。

僕者以主貲市易。不染指則忠。否則賊。善言美行能才。天主所賜。我貲以售天堂。永福廣。天主榮名。誨勸人



爲善而輒自伐以圖已榮榮指矣盜罪曷逃乎。

人最善而不以善歸上主乃最惡也聖博納文曰爾將使物歸已僭爲物主魔之徒也才德智能原出天主妄謂已有是則甚愚若其知之冒爲已榮何異穿窬乎爾能先除其不屬爾者餘則許爾自伐矣試除其不屬爾者則當除才除德除能除智復且除已終歸於無伐其無可乎。

自矜其德者非因有德矜德乃因矜德行德也卽後可以徵前天主聖經有言兩人登天主堂祈祝天主其

一才智榮名過人其一無賴也才知者近立謝曰謝天主獨厚我俾我異于他人他人奸淫盜賊犯義又大異此無賴人我一七二日齋捐已財什一爲天主奉敬謝天主無賴者皇疎遠跪不敢仰視拊胸顛號曰嗟乎天主憐我罪人耶穌天主降生名號判之曰此人惡顧自悔自下入時罪人出時潔矣彼誇者以傲以滿自滅前善也出時愈污矣才智者以德取傲傲存而德亡無賴者以罪取謙謙至而罪滅德反爲罪惡反爲德故曰以美食自病不如以毒藥自療以美德自



七克  
傲不如以惡罪自謙。又曰：傲與德兼，德全滅，况與罪兼乎？謙與罪兼，罪全滅，况與德兼乎？鮮衣行乞，安能使人憐而衣食我？我欲見憐於天主，宜露所不足以動之，匿醜於行，矜誇其德，天主憫我乎？憎我乎？故恃有餘不知求，天下之絕貧也。

百爾納責自伐者曰：爾所有，特天主已授爾，人所無，特天主未授人，豈可以天主之賜，貴爾而賤人乎？受愈多，爾責愈重，以此自伐，猶伐爾責多，而賤人之責少者。

百爾納曰：水之原，海而已；江湖皆流也。凡德之原，天主而已。善念、昌言、美行，皆流也。江湖復歸海，故能環轉不窮。才德受而復歸天主，故能生成不毀。爾有才德，勿自恃，生虛喜而輕他人，須念非自我來，悉惟主惠。既能與，即能不與，雖已與，又能復取，我其寄也，何與而驕哉。

我原非從我出，今存我，又非我自存，我且不能為我，况我所有，奚能為我乎？性命受之天主，則才德功績，性命之末飾，我曷與耶？有真德，則榮讚益報，兼配之榮。



讚歸天主。益報歸我矣。若以榮讚自歸。并益報俱失也。故誠德之士。有美德善功。聞讚譽。則瞻仰天主。而頌謝轉歸之。是以功德愈盛。益報愈定。

昔賢與數輩渡大江。舟覆溺將死。仰天祈祐。天主使神援登岸。忽自念以功德之盛。獲救于天也。俄馬躓。闕焉。始覺傲心之罪。惕然改悔求赦。幸而不死。人也恃天主之祐。險中乃安。恃其功德安中乃險。

人不先自欺。孰得欺之。不先自喜。孰得喜之。百爾納所遺聖跡甚衆。四外聞名。辭曰。我聞聖跡之真者。誠成之。偽者假襲之。我自視無誠德在。亦無假行在。跡於我何與乎。天主番以訓世。勿以名我。夫上百人之行。不勝夫下一人之心。萬口之共尊。不敵夫一念之自貶。聖人如此。

或言爲善者。我爲之。如工人作器。工人伐之。伐何不可。曰。其故有四。雖我實爲。非得天主佑我。不能爲。舟隨水下。不能逆水自上。魚自入筍。不能自出筍。土自生荆棘。不能自生百穀。人情自向惡。非天主助祐。不能自善。故聖經曰。凡嘉惠從上來。自大父降。又天主謂



人曰。爾損悉自作。爾祐悉吾降也。故爲善之譽宜歸  
天主。不應自居。一也。善之合否。我難自定。若白聖人  
亦曰。我心雖純清。我自不能知。故凡人今世爲善。如  
夜作事。夜作之事。不至白日。美惡不分。人爲之善。不  
質之天主。孰能豫定其真僞乎。聖葆蓀曰。我察已無  
惡。未必卽是善。蓋判我者非我。實惟天主二也。吾所  
爲善。雖似至純。鮮不缺誤。金雖精。不必無滓。我所爲  
惡。則純惡。係我自爲我所爲善。未必純善。又非我所  
自能爲也。未成之工。工人不以示人。未成之善。人宜  
視以自愧。可自伐乎。善雖多端。苟有一惡。終爲無善。  
故爲德如守城。一罅之瑕。萬堅無益。三也。德非堅久。  
不動物。安可一時自持。如戰未訖事。孰可言勝。形忽  
變遷。至無常也。故德之全虧。受攻乃見。德未受攻。堅  
瑕未試。未可謂真德。况自伐乎。四也。

戒好異 四支

傲者以爲異於人。如自立山頂。視其下。如蹲鳥也。以爲  
我高矣。貴矣。異矣。不知我遠視人。謂衆鳥在地。人亦  
遠視我。謂一鳥在山。



亞利思多西之名士也。聞有自伐其異者。訓之曰。爾人耳。何以異于人。異于人者。非人也。上則天神。下則獸。上者不能同。下者不欲同。亡若與人同乎。默搦加甚傲。欲人敬之如神。奉之如天主。費理簿王欲誚之。一日盛饌宴客。設別几。延默搦加。默搦加以爲王之待。已異衆人也。竊自喜。坐定。王命于他客進一饌。則于默搦加進一香。猶以王爲異視已也。益喜。終席如是。衆飫矣。弗復下肴。慚極而去。

人欲異于人者多。知所以異于人。與行所以異于人者寡矣。異者非常之謂也。志言行異於常。卽異也。富貴同欲也。爾知爲微。麤不永久物。偶得之。如未嘗得之。未嘗得之。亦如已得之。不以得失分樂憂。則異人美譽同欲也。爾知爲速過之風。不捐善以取之。不陰心以圖之。則異人安逸同欲也。爾知此安逸與禽獸等。人旣異于禽獸。不宜同樂。所樂于是圖爲善。以生心樂。勿爲形樂。則異人若也。求世所等。求得世所等。得何異之有。

戒好名

五支



契理瑣理人曰。爾未嘗與天主。天主何從報爾乎。夫人爲之善。人耳。何益天主而稱與之。惟爲天主爲善。是則與天主也。故天主受之。以定其報。若行善圖名。心本爲世。得世名。報施稱矣。於天主曷與乎。忽至死時。何所持以易報于天。而免永刑于地獄耶。聖經曰。爾賑窮乏時。右手所爲。勿使左手知。秘密而行。爾父則報爾。又曰。卽爾行善。慎勿顯行。使人視不者。無報於天。

人之爲善。與其爲人爲。無寧不爲。不爲者。在天無得。在世亦無失。爲人爲者。在天旣無得。在世復有失。有如食饑衣裸。一切諸行。孰謂非德。實費貲財。或費心神。實費失矣。虛名之得。非得也。聖亞塞捏曰。爲善求名。如實漏卮。此入彼出。不問多寡也。所存惟行德勞苦。與輕敗德之罪而已矣。

有物于此。來日可得百金。今日亟以微價售。誰不笑之。德至重寶也。不能善藏。以徐待報于天。而以虛名微價。輕出迫售。哀哉。

吾人無可不行善之時。惟顯善之遲速。自有定候。天主



操之我無與焉。非時而露。使人見稱路旁果也。人人取之。安問其熟。百千萬果。竟無一成。

我有寶賄。明示人。是誨盜也。譬欲語人。汝何不知我此寶。則是語人。汝何不取我此寶。德身寶也。爾急露之。羨者歎賞。令爾自喜。妬者訾議。令爾懼而輟。或不忍而怒。此皆消德損功之緣矣。故修德宜如播麥。播麥者。喜寒畏熱。方種之時。其根最淺。一遇風熱。卽芽糜。乾枯無復。此麥。故種德者。務居於靜。以深其根。後雖有稱毀之風。熱犯之。終不搖矣。

聖賢脩德之意。惟是媚茲天主。徐以食報于天。若夫汚真德。虛天報。莫名譽若矣。露德求名之罪。甚於乏德。故聖賢修德之志。不加於藏穩之志。其避世譽也。甚於世人願得世譽也。罷西略聖人曰。吾于當世名微。獨不敢冀之。縱偶值。亦不敢納之。恐今世之榮。卽不及滅我德。亦必滅天報也。

係辣戀聖跡甚衆。名播萬方。來訪者日衆。聖人不悅。數徙避之。不獲而哭。門人問故。答曰。聖經云。凡欲循仁。必受窘迫。吾考前輩諸聖賢。有實德者。無不因世苦。



辱密就其德。以蒙天報。今敬譽我者多。恐天主以是足我報於世乎。

泥哥老之鄉人。貧甚。有三女。長而未嫁。暮夜挾貲潛擲其家。是人得貲。嫁其長女。復擲如初。嫁其仲女。終莫解所從來。私謂仁功未竟。仁心當未休。吾有少者在。必復來也。陰伺之。果至。擲貲而奔。急追得見。甚感其恩。問何以報也。泥哥老曰。我之行此。惟爲天主。故恐人知。當我生時。爾弗告人。是報我矣。嫁女如親。避人如盜。藏德以避虛譽。聖人也。

每塞身隱一陶。名彰萬國。有貴客往訪之。途見老者曳杖來。以爲知每塞者也。詢之。答曰。每塞落拓人耳。丰儀不足象。修行不足尊。奚見爲貴客。聞言。廢然而返。以語其友。知卽每塞也。益嘆服曰。向聞其聖者。未試之。今日擊矣。

聖厄勒卧畧曰。傲者實知我無是德。以是譽我。乃無弗喜。不以主與實德之失爲憂。惟以人與浮名之得爲樂。謙者異是。譽言之至。一一自反。反之我無。是毀詆我無也。我愧而修。反之我有。是飄散我有也。我懼而



藏經曰。試金納之紅爐。試人納諸譽口。僞金入火。隨烟而散。真金入火。彌鍊彌精。譽之於人。虛德遇之。輒生虛喜。故消實德。遇之。輒生實懼。故長。

實德如活物也。無待于外。自能行。故不以外譽去來。爲我行止。惟虛德乃待人譽之。笛本無聲。氣吹則作。舟本無力。風御則行。氣息風收。頑然而已。西有不類者。謂人曰。爾不示人美。以引人譽。而入市寂然。對人默然。是才是德。爾何與乎。衆皆怒而逐之。古盛德者。沙哥博。嘗曰。我願當世善人。諸苦患。一切我身代受。而

彼得免苦患者。謂我罪重罰深。無復憐我。我最樂此。不類者之德。死德也。向人之風。得之則行。失之則止。聖人之德。活德也。向向於天主。譽來不驚。去亦不寂。智者如日。自有之光。常存不變。風霾雲霧。障而不消。愚者如月。借光於外。隨外聚散。以爲消長。真德常榮。卽有毀者。能掩不能滅。僞德榮於人口。一時虛譽。似若可矜。稍不遂意。輒已沮喪。故隨譽聚散。用爲消長。倏崇倏卑。倏然消無。閃忽不定。無刻可回。何足自恃哉。雕者玻璃。隔國工也。嘗作二像。自信精絕。藏其一。出一



示人。某曰：此處當何似？輒易某曰：此處當何似？又輒易。某曰：此處當增，輒增富，減，輒減。已視之，則成一怪形矣。見者驚問故，乃出藏像示之，曰：此夫我獨造者如是。此夫爾其造者如是。人心百千萬異，我欲入人稱美，則合百千萬異，安得不成一怪乎？

德猶珍珠，譽猶市衡。以市衡衡吾珍珠，乎乎哉！德之能出於天，德之權懸於天，多寡之數，惟天主能判之。天主之衡，至定至平，是而多實多也。以我衡或以人衡，而多未必多，如輸稅者有王府之嘉量，在我量謂多，公量謂寡，多乎寡乎？

行善而無心，名譽隨之，其真能作德，真能輕譽也。有二美焉：有心名譽，名譽去之，其所重浮名，所喪實德也。有二辱焉：故曰榮名隨德，如影隨形。我向影取之，愈去，我背影避之，愈來。何者？名從德生，當隨德至，避譽存德，名何自去？逐譽敗德，名何自來乎？不問形黑形白，均一黑影，影非有物，惟是無光，榮名或生於真德，或生於偽貴，莫非黑影，無實可持，惟係浮思，虛想得之，虛想樂之而已。



人有重寶。不欲寄人。必十襲藏之。緘滕扇鏹。方爲實有。天下之實寶。貴莫如德。藏德之器。堅莫如心。邪魔不窺。盜賊不竊。隨索隨得。人口無鍵之櫃。我寄之人口。能永存哉。寄之人口。則得與不得。不在我。惟在彼。彼稱譽則得。毀詆則失。奚爲我有哉。厄勒卧略曰。實德而冀人譽。賤其德者也。

戒詐善釣名 六支

無有微價可得貴物者。有之。則賈物也。不則竊以來也。更不則售物者。愚耳。德爲至貴重物。顧以虛名之微價售之。賈乎。竊乎。其愚乎。

鷹。賤鳥也。卑飛附地。以取腐鼠于地也。或高飛向天。非欲向天。見腐鼠而欲搏之。故高飛以伺便也。好名者。得獵名之便。則言貌飛出衆人上。一似天上人。察其志趣。惟望假榮虛譽之腐穢物。飾行相矜。下而取之。夫鷹得腐鼠。能救其餓。尙爲有益人。得虛名。不滿其心。又匱其德。不亦賤於鷹乎。

西有死海。海濱有樹。果色甚美。見者愛而採之。着手卽破。中皆穢烟。一無所有。假善行以取虛譽。類是果矣。



經謂之白墓。外設色。內朽骨也。

詐善非善。乃兼二惡。不善一。詐善一。詐善之害。甚于惡。聖契理瑣曰。爾既以善貌爲美。而欲張之。善體美。何不欲得焉。以惡貌爲醜。而欲匿之。惡體更醜。不欲除焉。既不欲得所顯善。寧顯所存惡。庶不以善欺人。亦不來詐善之譽。受人欺也。

好名者。似善非真。故最忌真善。使以假善之勞。移之圖真善。則善神與善貌兼之。而顧以其力造惡。又以其力飾之。力費者倍。善失者全矣。

戒聽譽 七支

聽樂者。美聲暱耳。靜時猶聞隱隱。自思習業。俱廢矣。聽譽者。美言暱心。過時猶憶欣欣。自喜實德實行。要業俱弛矣。故曰智者傾耳以聽譽。則愚既聽而自喜。則狂也。

人情變態無常。其譽我。欲毀我也。我愛譽。彼以是毀矣。童兒嬉戲。衆推一以爲尊焉。楮爲其冠。芻爲其帶。相與呼擁而崇奉之。然一爲所推。卽嬉然而聚笑矣。面譽者如鏡。無不似也。無不反也。我在左。彼在右。我在



右。彼在左。諛人之言。是非喜怒。悉悉如人。而其心準背評。又悉悉相反矣。始以諛入之。既以受諛。謂之蜂也。口甚甘。尾乃毒。取其蜜。受其螫。

寓言曰。烏栖樹喙肉。狐巧獸也。欲得其肉。詭諛烏曰。人言黑如烏。乃濯濯如雪。殆可爲百鳥王乎。特未聞和鳴聲耳。烏大喜。啞然而鳴。肉則墜矣。狐得肉。視烏而笑笑其黑。且笑其愚也。彼面譽爾者。若以爾爲智。必知爾不喜譽。而弗敢爲譽。惟有求於爾不得。且意爾爲愚可欺。乃面譽以增爾愚。而得所欲得焉。一已得且譏爾傲。笑爾愚也。爾奈何傾耳以聽虛譽。而取笑譏乎。

猴也。不能守如犬。負如馬。耕如牛。使人笑悅而已。面譽人者。不重實行有益之事。而獻虛譽。使人笑悅而已。與猴何異。

面譽之害。甚于面毀。毀者揚人惡。使人識已而自下。譽者掩人惡。使人忘已而自上。厄勒卧略曰。遇艱難而不失其正者多。值稱譽而不失其正者寡矣。塞搦加曰。離人於正。莫如喜聽譽也。



面譽者。繫人於惡。惡者畏諫。則止。不畏諫。且聞譽。日沈淪於惡。不自覺矣。亞吾斯丁曰。稱譽者多。而諫責者寡。則驗天主之甚怒也。

智者耳聞譽。其心若撻諸市焉。西有賢王辣第思老。或頌其德。王手撻其面。或怪問曰。彼譽王。王何撻彼。答曰。我正報彼。彼先撻我耳。蓋受諛與造諛罪等。我縱不撻。無爲喜悅。彼惟求悅不得。卽休矣。

昔有武士。教其徒技擊。衆方稱賞。師遽責之曰。爾未盡善也。爾盡善。人安得稱賞。故純德不待譽。我有不足。始以譽言補之。如天體周圍。誰稱譽其周圍。日有陰晴。故稱日以晴。月有盈闕。故稱月以盈。人情大抵如是。

聖法蘭濟。德行最多。稱譽籍甚。聖人令其徒隨所譽者。輒詆毀之。彼言智。此易以愚。彼言才。此易以拙。有人故以惡名加之。聖人致謝曰。自有我來。未有識我如爾者。

聖鐸敏我。居篤洛撒。教化人甚衆。已避居加爾加瑣人。問故。答曰。篤洛撒。敬譽我者多。我居之。虛喜易至矣。



加爾加瑣。毀我者多。我居之。實謙易保矣。

或曰。名譽隨德。如鼓應桴。必畏名譽。恐修德者懼矣。曰。有德欲人知之。本非罪也。經曰。爾光明顯於人前。俾視爾善行。而讚美在天。爾等父者。惟以德自歸。及以善圖名。是爲罪矣。夫榮譽有虛有實。當去當就。所宜自檢者三。一爲所以受榮譽之事。二謂授榮譽之人。三謂圖榮譽人之志意。吾所以受榮譽之事。宜實爲之。若其過情。耻也。取非其有。謂之盜矣。亞吾斯丁聖人曰。吾不喜愛我者。譽我以所未有。此非譽我。乃別

譽一人。係名於我耳。授譽之人。苟非明誠。不辨虛實。其言弗可聽也。故曰。譽我於污人。譽我以污事。兩辱等耳。又曰。爾不見譽於惡類。爾德未真。况見譽於惡類。可得爲實譽乎。又曰。譽爾者。勿論幾人。惟論何人。沽名者。在自見。無心向上。以求讚頌天主。及爲人之利益。其榮甚虛矣。夫名譽非可願愛之物。惟有益於人。始可願愛。夫我有其德。令人見我德。遂能讚頌天主。知爲萬德之原。觀我善行。各自警策。懈惰。欽從訓誡。是於我事。天主愛人真心。大有利益也。如是則名



七  
譽足貴也。

戒好貴 八支

居高位。慎勿恃也。惟善德者。抱不脫之物。至易遷流。莫如貴位。欲固得之。如握泥鰕。握愈固。失之愈速。黑雲四布。雷聲電光。轟爍交至。行道之人。避之兩收。雲散雷電俱滅。所存惟泥塗而已。世間貴位。權威薰灼。暫時雷電何異。迨身命徂謝。何時聲勢。悉委泥塗。誰復重之乎。百爾納聖人訓。一國主曰。爾思居尊位高。與衆甚異。兼思爾身是浮灰。與衆不異。合此二念。自忘其尊高矣。

昔有國王。統百萬衆。征行布陣原野。登高望之。輒生雄心。私念百萬之衆。誰能禦之。我爲其主。尊矣大矣。忽覺爲傲。反念曰。不然。不及百年。彼百萬皆死。我亦死。以一死爲衆死主。何足矜矣。

水之分流。有淺深大小。入海則等水耳。無復知孰深大孰淺小也。人在世。水流地也。其貴賤淺深大小也。至終時。則入海矣。豈有貴賤哉。

物像愈精。愈僞。愈欺人。愈精則愈似。愈似愈令人誤。以



爲真物。而實非真物也。乃惟真物之象耳。世位愈尊。貴亦愈僞。愈欺人。愈尊貴。則愈似可欲。愈令人誤以爲真福。而實非真福也。乃惟真福之影耳。真福者。獨善。人宜有之。尊貴則善與惡俱得有之。豈可謂真福哉。

或問一賢者曰。人心之最擾不休者何物。答曰。圖高者是也。未高求得不能安。既高恐失又不能息。

成萬物有四行。土水氣火是也。成萬罪有二行。好貴第一。貪財第二。塞棚加曰。好貴者。辟之旋風。先自旋而而後旋物。石之在山。靜則已矣。惟自崩而後觸之者。傷當之者。破也。人當伐善時。不見在已上者。惟見在已下者。追求貴時。不見在已下者。惟見在已上者。不知爾欲爲貴。必合爾神身。無不震動以營之。而後得之。而人乃或淹抑矣。或擠蹈矣。夫非以我之貴震動人也。乃以人之貴震動我耳。

今人視此世貴。甘之如飴。夫求貴者欲也。貴不得亦欲。既得亦欲。日加熾焉。如消渴者。飲水暫減。少頃愈加。水反爲薪矣。好貴不知足。恒冀所未有。不能享所已。



有。如食已飽。又加餐焉。出而哇之。並歸無用矣。

阨勒卧略曰。好大者。欲伸於他人之上。而自屈于傲情之下。欲爲他人之主。而先爲其欲之奴。我苟欲貴。是勞我以卑我也。我卽得貴。益助我以抑我也。且人心方有所欲。則胸中便成厥像。動一欲貴之想。胸中忽覺棟宇巍絕。忽覺見奔走承役者。覺崇壇廣筵。凜然臨萬人上。覺威風凌攝。人覺取怨讐報復。覺頃刻呼擁前後無數輿馬。赫奕覺多脅肩諂笑者來。我輒色喜。覺推墜一人可至地。提挈一人可至天。覺堂下人

哀乞千百狀。我能憐之。恕之。覺天上人戴謝我。我詔然自居。或僞退讓。種種諸念。牢印於心。一觸其端。茫如逐影。還視此身。蕭然而已。非醒時入夢。而何未及。受是位之樂。而先來是樂之勞。

好貴者。不自覺其至。險至危。妄爾欲入。夫身登峻嶺。不重則必傾。足挫目眩。飄然浮雲。可復定乎。高位非易居也。厚其仁。深其智。吾身重而後能安之。且居高位者。百責聚焉。以一身委百責之中。險危極矣。而人之如溺何哉。



昔有將受王位者。其諸父賢人也。就問之。賢人引至高處。令入圓盤中。急轉之。少頃。眩瞀欲墮。乃下之。眩尚未定。良久而坐。謂之曰。在高則險。且墮。在卑則安。且止。吾命女矣。遣去。遂不敢受。無何卒。靈神示人曰。天主賜予升天堂。享永福。且喻我云。曩不聽。若言受位者。必墮污行。不能逃地獄永患矣。

好貴者。其未得時。謀望既爲心患。其已得時。竊據更爲心患。至於失位。愈又更爲心患。其始謀望時。得位心重。違計其他。遂不知天主。不知人。不知己。皆大患也。

內多歉畏。恐失人意。語言行事。無不求媚於人。僞爲謙恭。又如不欲得者。屈已徇人。諂諛百出。是衆役也。心分兩念。自相爲鬪。其一惡情。本欲爲不善。又因好貴。懼人知覺。姑強抑之。兩惡心相反。不許有靜時。既處高位。身心最險。蓋有位爲惡。其勢旣便。又無從旁畜止者。是以在位彌久。造罪彌深。迨旣失位。而受居位不善之永罰。其患又極矣。聖經曰。大者受苦亦大。亞利思多喻好大者曰。人視貴位。俱宜視後。不宜視前。蓋先寬後窄。先甘後苦。如生果焉。色美而味酸。方



七  
見輒欲聳。方嘗輒受其苦矣。

任馬者。揣力強弱。較物多寡。然後行。任舟者。亦量重輕。酌堅瑕。察波濤風色。然後行。于物無不然。獨好高位者。不自度其能否。力綿而任巨。皇皇然惟恐不得。而不勝。收韁迴舵。則晚矣。

人無有自信。所不能爲者。與縫人以尺布。而欲爲衣。與履人以寸皮。而欲爲舄。必決起而力辭。居貴任以治人。最難爲之事。而無人自識其難也。甚狹不足以爲甚有餘。惟真能辭者。乃真能任焉。寓言曰。衆樹共議。

欲立一樹爲長。共宗之首。推阿理禰。阿理禰美果美膏之樹也。辭曰。我膏甚潤。爲人用。不願散我潤。易爾衆樹長也。次推葡萄。辭曰。我果甚甘。我酒甚美。爲人用。不願散我甘美。易衆樹長也。已及辣末。辣末者。棘屬也。無花葉實。叢生多刺。一無可用。燎爨而已。遂躍起曰。信然耶。則當來就我影下。惟我所爲。誰敢逆者。逆則我辣末當出火焚之矣。夫有德者。滿于膏。豐於實。懼因責任而散也。微特不喜。且畏之。微特不求。且避之。愚者拙者。無美可懼散。不畏不避。則辣末而已。



法蘭濟避尊位弗得。質之天主。天神以玻璃餅注清水示之曰。已清如此。而以濯人。則可矣。遂避之。夫周于德者。非主命。弗敢輕受尊位。何況染於罪者乎。

厄勒卧略欲避主位。衆迫之甚急。守之甚堅。乃自匿巨甕中。兩人舁出城。而藏之。復陶。衆索之。其家弗得。俄見遠山有猛火。幕之怪。而往觀。聖人在焉。夫聖人甚畏高位。而急欲避之。惟知高位之責重。險多。身居高。而心存謙德。甚難合。故非萬萬不獲。已弗敢自恃其德。而遽當之。

好貴者。惟爲一時之假榮。不復覺終身之真辱。徒計在後之得。遂盡擲從前之功。

好貴人有可笑。有可憎。有可愧。以微功力求尊高。可笑矣。其得之爲僥倖。可憎矣。若窮神盡智而終不得。或旋失焉。適可愧矣。陟高之路。莫捷於輕高也。

居高位。非大人所以爲大人。而似大人。蓋以世情量世物。不於其身。於其礎耳。然登侏儒於無極之臺。不得爲長人。納防風於不測之淵。不失爲長人也。故辨高卑者。獨量其身。勿兼其礎。西有費理薄者。大國王也。



勝敵國而奄有其地。大自矜伐。一賢者問之曰。王滅是國矣。取是地矣。試度王影。視昔得長少許否。人以高位爲榮。然以小人居高位。反辱矣。何者。高位不能榮小人。極能見小人也。若使不在高位。孰知小人哉。如猴升屋而坐。非尊榮也。第令人笑之。人當願有其具。不當願有其位。有才無位。彌榮。有位無施。彌辱。西國古俗。有大功者。得立像。加當者。功最大。未立像。或問故。對曰。我願人問加當何故。不立像。不願人問加當何故。立像。

論謙德 九支

謙者何。自居賤。自居下也。人思天主之大。已之眇焉。非主弗生。弗成。弗賢。弗聖。其心下於天主。卽下於人。斯謙已。謙爲德根。凡德不絕於根。則暢達焉。蔽茂焉。不則。摧折焉。枯萎焉。聖亞吾斯丁曰。謙德斯須。不可離。謙者先善。以引善。配善以固善。隨善以掩善。不則傲目取釁。以入。全奪我矣。

累臺者。必固其址。若以浮沙積。愈累愈險。愈速傾矣。善才能基。莫固于謙。若不以謙心積。愈多愈高。愈險愈



毀聖厄勒卧畧曰。積德不以謙。如持浮灰而逆飄風。又曰。紅爐之炭。不以灰蒙之。須臾而滅。盛滿之德。不以謙掩之。須臾而亡矣。

聖百爾納曰。雖過謙下。不必自疑畏。若有絲毫上人之心。正可畏也。譬如入門。門高而我過屈。奚害。軒然直行。或擊其首。多瑪斯賢人也。其言曰。心下於萬人。何害乎。心上於一人。有害矣。

天主經曰。爾身所居愈高。事事愈謙下。天主寵爾。浮海之舟。帆旣高。無重載。以厭之。鮮不得覆。人者樹也。身其枝心其根。枝升根沈。上下相應。乃能禦風。而本不撥。華且實焉。故身伸千萬人者。心屈于萬人。我位勝人。昧然不見。人德勝我。灼然見之。

凡人愈善愈謙愈下。井之深者。水愈甘。蜂房之在下者。蜜愈多。黃金者。五金之至貴也。體最重最下。果之實者。枝必垂。粟之堅者。穗必俛。百千萬物。無一不然。故重與下俱。德與謙并。重德結于身。其心愈不足矣。觀已所不足。則向下。凌人以有餘。則向上。凌人以有餘。有餘乎哉。



鏡之照日也。圓實者其光不耀。虛圓如盂不可逼視。且發火焉。虛故容也。故聚也。故能發也。人自滿德。無所受矣。安能及物。

筭數法有空位。空位非數也。以之加於數後。則進十爲百。進百爲千。進千爲萬。空位益加。數益大。謙于他德。如空位于正數也。故曰爾有所爲。一若未嘗有所爲。所爲全成。

傲者相爭不息。謙者自處最安。傲者求上。誰不求上。故皆爭。謙者求下。誰則求下。故獨安。謙居下。下不復墜矣。傲居高。危哉。

傲本謙之讐。或不敢徑行其傲。必也襲謙之迹。以自蓋焉。是明知謙爲吉德也。夫夫謙無不受益。獨見讐於傲耳。今并其讐。亦且明叛之。隱假之。謙果吉德也。夫世榮不兼之謙德。愈近辱也。謙無他榮。自足爲榮。若兼他榮。則更榮。譬之美香。非獨自香。兼他物皆得香。惟傲反是。美德美才。受若辱。染若污。

或問一賢者曰。學孰大。答曰。學爲小者大。問學小如何。曰。願不見知於人。願見賤於人。蘇瑣西國盛德士也。



從幼至壯。念念修德。人爭譽之。忽天神謂曰。爾修誠勤。爲人皆崇重讚譽。故德未尊。僅臻小學。是後天主令爾受人賤慢窘迫。以爲天下最鄙惡。親疎憎厭。不屑與言。爾能欣然樂受。不怠前修。則入大學矣。  
謙心者。注美德美智之器也。他器愈注愈滿。此器愈注愈虛。故愈注愈容。他德長。謙德與俱長。德愈實。自視愈虛。謙愈厚。併已無謙。是以愈受愈虛。愈虛。天主愈授之。故謙者如貧而日富。如賤而益貴。如愚而大智。如世人。而實天上人也。

拔刺詣西之賢王也。行遇二人。鵠形鶉服。誦經讚美天主。王趣下輦禮之。諸大臣不悅。謂王輕身匹夫也。王歸命製四櫝。其二絕精麗。黃金爲鍵。實以枯骹及諸穢物。其二甚樸陋。實以珍奇。召大臣前問價。孰重。俱曰美者重。王曰謬矣。啓美者。露其中醜。曰此譬傲人。外色艷美。內心愆戾。世人尊之。天主及天神則厭棄之。啓其醜者。露其中美。曰此譬謙人。輕忽世福。外形污瘠。世人賤之。內心精潔。豐於道德。富於功勛。天主與天神甚重愛之。向者兩人是也。吾下輦禮之。曷怪



七克  
焉。

動天主之至慈。莫若謙。慈心遇貧者則動。富則否。傲者自視滿足。略無所需。故天主棄廢不與。謙者自視貧甚。略無所有。恒若有求。故天主哀憫付足焉。經曰：天主盈饑者。遺富者。又曰：惟小者見憫。

消天主之威怒。亦莫若謙。經曰：自伐者興訟。自謙者消之。又曰：謙應則破怒。怒猶蹴踬也。遇堅則激。柔則止。獅百獸之王也。敵之雖飽。必殺服之。雖餓。必舍得罪於人者。謙必免。夫謙貌能格獸猛。謙言能消人怒。化讐爲友。矧謙心乎。豈不足感天主之慈心。而消其怒哉。

或請天路于亞吾斯丁。答曰：實謙其第一。實謙其第二。實謙其第三。百問之。百如是答。夫天主所上者。惟先自下之。天主所成者。惟先自虧之。天主所識者。惟先自忘之。天主所重者。惟先自輕之。謙者實歎其無德。在無可受報。天主正以爲是應報。實歎其望天主而未遑格。天主正以是故格焉。微獨如其望。且申之望。外以益其謙。故經中天主自言。吾所顧視爲誰。謙靜



而畏吾言也。

經中天主誨人曰。真福有八端。其第一曰神貧者。乃真福。爲已得天上國也。不以功德自歸。悉歸天主。不自滿足。不恃已。不凌人。身居人上。心居人下。此神貧也。存此謙心。必上昇受享天國。

登高之路。惟謙。凡以謙向下。似下實上。以傲向上。似上實下。經曰。謙者自下。天主益下。近之。傲者自上。天主益上。遠之。高山之隈。爰有國都。近君者貴。何嫌平地。遠君者賤。何必高山。人欲尊貴。近天君者是。近天君何道。謙者是。

聖法蘭濟一友。最盛德。天主賜以神目。見天堂甚明。寶座甚多。一座尤高峻。光耀絕異。心竒之。思世人功德。孰有稱是座者。天神應曰。此尊神之座。初以傲罪見屏。今天主豫定。以酬法蘭濟之謙德也。友不敢宣。欲一試聖德。一日與同行。問曰。夫子自視何如。答曰。吾爲世人最惡者。友艷然曰。世間惡者甚衆。夫子乃作是言。無乃不誠乎。曰。世間最惡者。苟得天主憐恤。寵眷佑助之。如我乎。其殫力爲善。盡心愛慕天主。必勝。



我我乃如此而已。豈不甚惡于彼哉。友喟然嘆曰。我昔所見。今證其實矣。法蘭濟自居人下。天主豫定其位於他座之上。自下彌卑。天主上之彌高。故曰獨傲能以天神爲邪魔。獨謙能以世人爲天神。

我欲修德。邪魔必厭惡。圖我。恒投邪念穢感以攻我。我欲存我德。防禦其下。計莫若自謙下。冀祐於天主。勿恃已德力。或問一賢者曰。邪魔每以淫慾攻我。我不能當。其故何也。答曰。爾惟棄爾干戈。故不敵。何謂干戈。曰。謙與忍德也。魔之來攻。傲者訑訑自足。恃其德

力當之。故屈。謙者自視無德。可恃。惟望祐於天主。以此敵之。故易勝矣。闇當古聖人也。天主嘗授以神目。令見世界。滿皆罟網機阱。鬼魔所布。用以陷人。聖人悚然懼畏。嘆息曰。世之險危。隱且多。人孰能避之乎。輒有天神答曰。能不蹈鬼險者。心謙而已。昔有聖瑪加略。嘗受魔攻。以謙防之。魔不能入。一日魔見形。謂曰。今我負矣。惟爾謙勝我也。遂不至。蓋魔來攻我。惟欲損我德。污我心。消我功。我以謙當之。彼攻愈多。我功愈大。彼侵愈甚。我德愈成。彼又何利而攻我哉。



凡謙者智。傲者愚。歷山。西國之名王。好學。一賢者見其甚傲自滿。謂曰。天主自欲垂智於爾。惟爾無以納之。蓋傲比山焉。雨露降之。流而不存。故常磽瘠。謙比谷焉。雨露降之。存而不流。故能爲五穀田。

邦薄。西國德士也。天主賜之大智。故四方以事諮請者。求釋難者甚衆。邦薄弗敢自智。必先祈天主開牖。乃答之。如是終其身。臨切謂其友曰。凡生平所言。不能記憶。其遺悔之一詞。謬言甚易出矣。邦薄所以生平不出。非獨其智廣大。惟自謂無智無德。恒恃天主。不敢自智也。聖經曰。恃天主者。必甚明于實理。又屢傲人曰。勿自恃已智。聖寄理瑪曰。人自信自恃已智。自爲魔。何必待魔來紛欺之。

或問一賢者曰。智之至者爲誰。答曰。謙。愚之至者爲誰。曰。傲。問故。曰。觀擇。謙擇內。傲擇外。謙擇得。傲擇聞。謙擇本。傲擇末。謙擇谷。故有豐盛之福。傲擇山。故有風旱險荒之禍。謙擇勝已。傲擇勝人。謙擇實。傲擇葩。謙擇味。傲擇色。謙擇真。傲擇似。謙擇義性。傲擇義形。謙擇死後永福。傲擇目前暫便。謙擇下。故安靜。而人盡



欲上之。傲擇上。故養爭。而人盡欲下之。經曰。傲路滿於干戈。欲保其心者。遠之。夫傲所擇俱虛。謙所擇俱實。孰爲智。爲愚哉。

昔賢讀天主經。至疑難處。年餘蔬食自苦。每祈天主垂誨。不獲。既乃往請於名士。途中天神見形。謂曰。年餘蔬食祈求。不足感天主垂訓。今退然從人。諮請天主命我告爾。因是可見微謙之功。過年餘之苦。故謙德如珠。微而價重矣。

識已保謙 十支

聖意納爵曰。我最不畏者。惟傲。人異而問曰。傲念最危。易入難避。害重。何得不畏。答曰。人不識已。卽傲入之。我深識我不足。何畏矣。

或問一賢者曰。何道而能謙。答曰。交謙者。勿交傲者。聖經曰。交傲者。必著其傲。交謙者。反是。熟思爾罪過。勿思人之罪過。移視人之目。反而視已。從人勿從已。

智者始于識已。終于識天主。識天主。故能事天主。夫我與我無分。故最近我。若我未識最近之我。安識最遠之天主。百爾納曰。爾持二知。逃二不知。則能成智。知



已。則生謙爲衆善之始。知天主。故愛天主爲衆善之成。此二知也。不知已。故生傲爲衆罪之始。不知天主。故無所畏。望於天主。爲衆惡之成。此二不知也。蜂之輕也。風能飄之。知風將至。豫抱沙石。自鎮欲保謙德。免虛伐。莫若念已罪過。抱以爲石。卽虛聲虛念之風。不能散我德矣。聖契理瑣曰。自省一日罪過。可保終身之德。况終身之多罪乎。故欲存謙辟傲。視已而已。

孔雀文鳥也。人視之。輒自喜。展翅尾示人。忽見其趾醜。則厭然自廢。歛其采矣。禽獸無知。猶知以微惡廢全美。人欲以微美掩全惡乎。

亞得納斯。西之古學也。出其門者。多茂異之士。就學者。不遠千萬里。踵相接也。門難氏曰。從亞得納斯者。初年智。二年奮。三年愚。何者。及門之始。未臻堂奧。虛憍恃氣。竊然自智也。敬業歲餘。稍窺道妙。駸駸嚮往。志不可遏。又復歲餘。道蘊彌深。德精彌堅。自顧無幾矣。故初學人之心。如已得者。三年之後。反若初學人。自此以往。其詣益深。其識益超。還照虛靈。竟同無知。蓋



實德愈充。虛氣愈去。譬罇之空。虛氣必滿。徐納佳液。液入如許。氣出如許。佳液漸實。虛氣隨盡。無所容矣。佳液既實。慎自奉持。勿使虛氣得復入之。

亞吾斯丁曰。進德者。就其所到。覺遠於真德。所進於真德。不小矣。厄勒卧略曰。人進德彌深。修善彌精。其視已彌空。賤已彌甚。知天主之至清。識其罪過之多。善行之微。彌明也。是以不曰已至。反覺未始。法蘭濟已入聖域。猶曰自呼曰。法蘭濟。德路甚長。至今未始。蹈今速行。補往日之怠。可也。

登謙德之極域。有七級。識已爲罪人。自覺可輕。一因以痛悔於內。二因以曉告於外。三願人信我實有是罪。四傳聞於人。譏議者我即忍受。五因是辱我慢我。怡然不愠。六深願侮慢之我加。七。

或問人有罪。自知不諱過謙乎。曰否。觀其實心。實謙者。一見其罪。深自退悔。必期一改。明令世人見我實過。即逢侮辱。以爲實當其罪。毅然忍受。今所謂謙。或未必然。自知其罪。度必呈露。反自揭揚。若爲不欺。實不欲人信其有過。但冀反獲能謙之譽。蓋自刻責。僞示



其謙人或責之終不能忍襲謙名伏傲性以其所短於人願欲見長於人離謙愈遠入傲更深故曰罪之宣露也謙者以保謙傲者以增傲。

謙者有德不欲露畏傲也傲者有罪不欲露畏辱也而謙傲自露各不可隱蘊火無烟乎蘊德與罪蘊謙與傲無榮辱乎。

聖厄勒卧略曰聖人恒圖保護謙德自覺有所知所行善翻然轉思所未知所行不善及所未行善思不足使不矜有餘如市故衣者徧察遇破隙指以消其價又曰德非謙不成故聖人以保謙爲急觀已觀所短觀人觀所長以其未成之微善較人之大善故嘗自責其怠自勵其德謂已不如人聖賢以之養謙觀已觀所長觀人觀所短嘗謂人不如已以其罪惡較人之愈大罪惡而辭已之罪惡愚夫以之養傲。

視人之惡形聲象貌未覈其真也或其志亦善其事偶涉猶可持以解之若爾自作之惡爾自明之而縱之雖解於人難解於已夫明知多惡之實而不自恨一善之微反謂我善於彼豈不甚欺哉故曰智者不敢



以他人罪爲重於己者。見他人之罪惡。未能如己之甚明故也。

百爾納規其徒曰。爾非但不可自上。亦且萬勿自比。勿比大者。勿比小者。勿比相等者。比人之情萌於心。傲矣。危之機矣。又曰。人雖明知己之善。與彼人之惡。一有比心。卽有矜傲毀詆。兩不善心。况目前善安知異日一念不檢。不變爲惡。而墮幽魔之苦。目前惡安知異日一改圖。不終得天神之樂。

爲德者。不獨戒人知。尤戒自知。不獨貴能藏。尤貴能忘。夫何故。我忘而天主不忘。勿論也。忘則從前所有。視之已無。惟日不足德。乃日進。不忘則既往之善。執以爲實。畫地自安。德乃日消。故聖葆琛有言。忘其後而急於前。夫行道之人。向前之一步。卽落後之一步也。但問其能歸何地。不問其能過何許也。沈神漫想。若愚若狂。掉手數足。忽至其方。若後途是顧。必阻往前。不惟阻于往前。卽使復退於後。何者。德之路。不聽暫止。一不欲進于善。乃旣退於惡。猶以小舟洄溯。猛流竭力鼓棹。則逆流而上。稍止。則順流而下。不能遏也。



百爾納曰。爾知德尊貴而爲之。爾勿知德尊貴而伐之。則爲一倍一矣。譬之兩僕忠愛等。勤力等。其一則欣欣自爲功。其一歉然若弗及。聞然若弗識也。爾誰善乎。不亦効力同。而取愛于主大殊乎。故聖經誨我曰。爾盡行天主命。悉守天主誠。卽曰所爲惟所宜爲。非能有益之僕也。

爾德旣隱于人目。復隱於本目。人之念眼常聚於已所樂憶之事。故凡已所旣爲之惡。及未爲之善。皆不欲憶。惟就所少行之善。時想之以自慰。方爲纖善。多惡俱忘。見居罪中。竟不自識。夫有責多。還不可謂償。全還始爲償也。行路者。勿念已過幾何。當念未過幾何。漸過之。漸棄之。未過者。來愈無窮。已過者。去愈無用矣。德者。升天歸天主之路。其遠甚也。苟念及不可欺之天主。則必不以纖善自矜。而惟以多惡自憂。必不喜一惡偶去。而惟懼全善未償。故聖人曰。觀所未爲之善。光照萬方。自不見光。力舉天下。自不覺力。方爲之時。神能畢集。方爲之後。記眼已塞。



解貪小序

人有白晝攫金於市者詢之曰吾但見金不見人耳人有囊寶而行乞於途者訊之曰內囊難捨外囊乞易耳吁可笑哉此貪吝兩家圖畫也有解之者曰能者輻輳不能者瓦解智弗若也又有解之者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絕由前是貪者吝者爲計得不貪不吝爲能失也由後是又不歸罪於貪吝之人而歸罪於婚宦衣食人生所不獲免也豈非湯貪吝之沸益樹貪吝之幟哉龐子曰有一世之富貴有萬世之富貴



七克  
有一世之貧賤有萬世之貧賤受一世之貧賤者享萬世之富貴矣貪一世之富貴者受萬世之貧賤矣富哉云乎余無以加矣然復有二喻貪者寢中得鹿寢覺而猶喜其真爲得鹿也吝者夢中失錢及其覺而猶恨嘆其真爲錢也人世顛倒大率如此悲哉江東崔攄序



七克卷之二

西海耶穌會士龐迪我撰述

解貪第二

貪如握固以惠解之作解貪。

貪吝者何無度之財願也。天壤中物皆貪心所願得也。故皆引其貪。貪心不日深哉。凡情蚤發晚息者莫如財貪。試幼穉之人。他情未發。而卽知求得求多也。老耄之人。他情俱息。貪心愈深。經曰。一貪財。諸惡之根。根者樹之口也。幹枝葉花實。受育於根。財貪。諸惡之



口也。忿怒鬪訟。欺誑盜竊。酷虐邪淫。懈怠諸情。受養於財也。古賢有言。財於邪情。猶糞於草木。草木失糞。則萎。得之則滋。邪情無財。發微易消。有財資之。易動速長矣。生金之地最瘠。不能爲五穀之田。愛財之心最荒。不能爲善念美德之田。

吝者。世人所乘之車也。心弱酷虐。輕天主。忘死候。四輪也。奪攘不施舍。兩牛也。貪婪御夫也。乘此何歸。歸于鬼域。經曰。惡莫大于貪財。貪者值益財之勢。心沒沒焉。天主靈心。天德天國。遠以微財之價。易之矣。售已

之外微物。無不求價與物稱。售已之內貴物。乃不論價稱否焉。何哉。已外之物。無不願善美者。特已不願善美矣。聖亞吾斯丁謂貪財者曰。凡爾所用。有不願美者何物。妻乎。子乎。役乎。衣乎。舄乎。無一物矣。而特不願得美心。不圖得清心。望爾勿賤已。視爾心如爾舄。可乎。

饑不生姦。窘不生淫。因貧而受罪。未見焉。飽思姦。豐恣淫。因富而受罪者。可盡計哉。貧人見刦不避。遇盜不畏。富者見大人恐謀之。見小人恐竊之。無或逐之而



恒逃無或逼之而驚怖之聲恒注其耳今人俱豔富之我勞疾貧之我安何哉

夫財富極能消人勇力令柔弱如女人貧能忍大苦力能負重任一富則勇力膽氣俱消微苦微勞悉不能當矣亞立山西國大王也與鄰國王達略戰敗之藉其地俘其財士卒富于鹵獲達略復戰亞立山敗績曰士卒無財莫我敵也富於財氣不揚矣聚眾俘焚之復戰滅之

受恩者感恩非徒人情亦鳥獸之情也無論犬馬矣獅子獸最猛受人之恩終不誣亦無不報矣龍蛇亦然貪吝者獨否恒冀所未受遂忘所已受及所從受者也故曰石人勿求之言吝人勿求之情夫世富悉天主恩賜矣賜我不賜彼修心奉事以謝之善施周急以報之可矣貪吝者不因恩求識愛授恩者彌富彌順意彌忘天主彌恣回行絕慈心害人豈獨天主之罪人亦鳥獸之罪人矣

富人之患無友其一其無友何也蜜在蜂聚齒在狼聚羶在蟻聚穀在鼠聚富在友聚爾富見愛於人其爲



愛爾乎。其爲愛爾財乎。不可知也。不可知。與無友何異哉。爾旣失財。愛財者去。愛爾者留。真僞友乃見焉。經曰。真朋福時不識。僞朋禍時不匿。居貧忘爾者。於富必非愛爾矣。夫世之富。無大於良友失財得友。以小富易大富。何足痛哉。

世富者。聖經譬之爲荆棘也。或問曰。棘刺傷心。金錢娛心。兩者之情不異乎。曰。最不異也。嘉種播叢棘中。苗生棘卽壓之。不使滋長。嘉言美意。善行之種也。播之嗜財之心。財念亦卽壓之。不使滋殖焉。夫棘以銳刺

刺身。財以惡念刺心。人人棘地。鮮不受害。非害爾身。必搏爾衣。交于富者。非攫我室。必奪我田。未嘗不受損焉。夫棘申手取之。不傷也。曲掌握之。乃傷矣。握愈固。傷亦愈深。財者申手散施。無害有益。惟固握不舍。乃無其益而受其害焉。夫毒螫多匿於棘域。倚棘爲城。諸凡罪汚。俱聚於貪心。亦倚富爲城。人欲恣肆妄行。得財爲之使。最便無忌憚矣。故曰。富人所爲惡。使貧人得爲之獄。不足容罪人焉。經曰。富恣惡而尚嚇。貧蒙害而反噤。富者有言。人盡讚美之。貧者發口。則



衆誰何。故財害至多。乃其牽人爲惡。令無所忌。此害最大矣。夫棘者刺時痛。不除之愈痛。除時又更愈痛。財聚時未必義也。故多險多難。心固不安矣。旣得之未必保也。故甚愛甚勞。心尤不安焉。不幸而失。傷心之痛更甚焉。故曰財得時生假樂。失時遺真憂。聖百爾納曰。謀財者聚時甚勞。得時甚憂。失時甚痛。矧務聚財而不犯義者鮮焉。聖亞吾斯丁亦曰。富者有益。遂有損。益於羸。損於心。得衣失仁。增金毀義。故富者非惡人。必惡人之苗裔矣。棘者通身平潤。惟末銳能刺。好財者身命存時。視財甚乎潤懿美。至其末命。財不我隨。獨聚財之罪我隨。乃覺其刺焉。經曰。安於其財者。死念最苦。夫童兒相戲。藏棘于奇花之中。見花者輒嗅。方嗅輒受其刺。爲童兒笑矣。邪魔挾財以戲人多矣。顯其美色。而匿其利刺。故聖經稱財爲誑財。所顯一。所伏又一。所許一。所與又一。許豐足而與心貧。許安樂而與心憂。許光榮而與以多罪之辱。許爲人欽愛而與以爲衆所厭惡。許永久我從而與以善脫能遁逃。未得時許助我。以爲善以抹人。旣得時。乃



誘我於惡而害人矣。夫財至今世世戲人。無有窮已。而人盡信之。慕之。哀哉。

一人貧而慈。有所得。盡以施人。一賢者慕其德。曰。此人財薄。能拯人。財厚更何如。時乞天主增其財。使廣濟人。一日聞有天語曰。我增彼財。爾能保任其德乎。賢者願保任之。天主輒予大富。是人既富。恐或謀之。遂徙居京都。與豪貴伍。前日之善念慈行。悉如遺跡矣。賢者往欲勸化之。其僕侮辱屏逐焉。憂甚。聞天語曰。爾既使之得富。又保任其德。非爾過乎。是後所愛人。勿求得富。乃可。賢者復乞天主去其財。是人失財。善念慈行如初。

亞利斯多者。古名師也。西國之爲格物窮理之學者。宗焉。彼論人之真福何在。先定不在世富。何也。真福者。必我身心保有之人。所以謂之富者。乃在用財。故富之美福。弗在保有。反在散用。不在得於我。反在離於我。安可謂我之真福哉。

金之貴賤。從于人意。去人之意。瓦礫何殊。是以金寶非因可重。故人貴之。徒因人貴。故重之。惟德不然。自有



之價重之不增。輕之不消。

世間相抗立者。相爭鬪者。分上下者。不過於大天中一點地上耳。有尺寸之壤。蟻王得之。必分邦國郡邑。大小尊卑。以爲寬然有餘也。而實湫隘甚矣。路狹往來者。相觸故生爭。世富之路甚狹。故兩人相遇穴中。非彼退。我不得進。世富最貧。如一物而兩人交欲得之。非是人無。我不得有。非多人貧。我不得富。惟德最富。欲取者俱取而不減。其路最寬。欲行者俱容而不相觸。

世財如僞友。安則從我。危則遺我矣。有人以貪吝積得大財。忽遭疾長死。呼捄于財不得。乃怒之曰。無情之物。平生愛爾。事爾。爲爾日不息。夜不寐。今我值患。爾不拯我。我去。爾不從我。而將從他人乎。我必先遣爾。遂以散施貧人。財既散。而貪吝息。死乃最安矣。

爾與財不能久同居。非財逐遺爾。必爾物遺財。故世財如流水也。已先過多方。今及此方。小頃則流於他方。也不蹙留止矣。未及我時。非我水也。及我而用以灌我田。以洗我污。我水也。不用而遽逝。又非我水矣。世



財非我財。惟經我手。先曾已經多人。乃今及我。亟用以敬天主。周人遷善。則我財也。匿而不用。旋屬他人。豈我財哉。二人同行。一犬從之。當同行時。孰爲犬主。難識也。視別後所從。乃識焉。爾居世之時。與世同行。世財亦從爾。故誤謂爾財也。別世之時。財從世。不從爾。豈爾財。正世財耳。

顧靈心者爲顧己。顧身形者非顧己也。顧己物也。顧財者非顧己也。又非顧己物也。顧與己不相關之物也。故君子之富。全在其身內。無所求於外。外物來不增。

去不消。有貪者。所居國爲敵國所破滅。城焚。其妻子死。財物燼。子身幸脫。敵國王問之。有所失否。答曰。否。我物悉攜我身也。貪財者所營。悉在於物。己則忘矣。聖亞吾斯丁曰。絕財者。所得則己。若心溺於聚財之務。則己非己。西有諺。心不在其所在。在其所愛。爾愛財。爾心豈爾心。正財心耳。西有一人富而貪。身歿將殮。有聖人聞多泥。借以勸衆。令輕世富。重天德也。向死者曰。是。人生則大富。今死。其靈神遽墜地獄。爲邪魔。從其形心。亦不在身中。乃在銀籬中。聞者初謂勸。



戒語耳。已而疑其言。視銀籬中。乃有肉心。生血猶糝糊也。衆而後知。聖人所言。靈神受罪於地獄信矣。

世富如夢焉。謂富者非真。惟夢耳。饑渴者寐則夢食飲珍味。旨酒醒焉。饑渴如初。富者得財。殷賑自樂。頃焉貨財之饑渴如初。夢飽食者。當其夢也。莫能使覺。知其非真飽也。樂財者。亦莫能使覺。知今所得財之果虛物也。死期既至。夢訖乃覺矣。惜乎晚矣。此時輕財非德也。不獲已耳。非已遺財。乃財遺已矣。路之末。有嚴關。無論大小物。悉奪之。勿聽攜。行路者檢其資。非甚不可免。必棄弗携矣。世路之末。有死關焉。必過之。大小物悉不聽携。經曰。入世無所納。出世必無所携矣。路資特携。僅足者。大智矣。多携者。既當長途。負重之勞。路竟又受全奪之憂。

人未有欲升高山而自負重任者。負者。明徵不願升高山也。天高甚矣。爾以重富任已。明徵不願升天也。時有人自伐已富。聖亞吾斯丁聞之曰。爾伐何也。伐已任大乎。美已負重乎。減爾富。消爾任。分施於貧伴。貧伴已揀已任。又減兩便矣。



大約人之匱貧。非因財乏。乃因財貪。假令爾有衣足御寒。有食足飽腹。有室安居。足蔽風雨。是亦不易得也。人多望之。幸得之。必以爲大福大富矣。爾得之。而尙自視甚貧。無福。此爲乏所須乎。爲乏所嗜乎。故曰。狗性不貧。狗欲不富。吝貪之情。使人于富中貧。乏其所犯。受罰之正義也。

使人愈食。腹愈寬。何能飽乎。貪吝者。有新金。旋制新籩也。有新穀。旋造新廩也。先有金穀。患無籩廩容之。後有籩廩。患無金穀實之。先思容物之所。後思實所之。

物一貪未終。一貪續之。故貪心如大道矣。來往之跡。相繼不絕。無時可靜。

物各有其用。食飲能實腹。衣能煖體。類然使食飲不實。腹衣不煖。體又焉用之。夫財貪與財均長焉。不能自止其嗜。于我何救哉。故增財止貪。如軟鹵止渴也。夫水能止渴。第令水在井。渴在口。不相掇矣。金在櫝。金渴在心。曷能相掇乎。夫財形物。心神物也。其體與情各甚懸殊。櫝不能盈於心之神智神德。心曷能盈於櫝中之形。金形物哉。矧財又自爲虛浮之物。空室雖



無他物亦滿於氣。但其能容他物。無異于無氣。故謂空虛也。爾得財雖多。爾心能容財。既得復嗜。無異於無財。不亦空虛乎。故曰財不能飽心。如氣不能飽身。聚之何益乎。

以其所得知足者。大富也。實富也。不知足者。大貧也。實貧也。故貪吝者。如富焉。未嘗富矣。聖厄勒卧略謂吝者曰。爾見財。能奪則奪。不能奪則貪。因貪也。曰欺人。曰詛人。曰竊人。此徵富耶。徵貧耶。積虛實。不謂貧富。人虛實。謂貧富。爾心與手俱虛。卽爾積實于金物。我

不謂爾富也。貪吝者。未得弗在得。已得不任用。兼乏焉。不貪吝者。已得能用之。未得能輕之。故兼得焉。經曰。有無所得者。而恒如富有。盈於財者。而恒如貧。有分其財者。而曰豐。有奪非其財者。而恒居匱乏。此之謂也。聖曰羅尼曰。不貪者。世界咸爲其富。貪吝者。毫釐皆其所須。

或問財物不能富人。愈得愈增其渴。何故。曰人既得一。卽得二之基。故貪得二也。夫人心之量。恢然弘廣。自能容享天福之廣。世福纖微。豈能充之哉。夫人以衡



稱以尺量所稱量必有限。人以其所須度所取。所須有限。所取亦有限。得而足矣。鳥獸無人靈。其情欲有節。能以所須定所取。獅虎鷲鴛。餓則搏。不則止矣。苟欲得爲得。以物欲稱量物取。物欲無限。物取安所底止。而能足乎。勿論世間所有簡微物。卽盡天主所能造物。不盈一夫一念之貪也。矧簡微世以盈衆貪哉。有賢人曰。人之不足。與不知足者。其貧等。或曰。不然。不足之不足。微財可足。不知足之不足。竟莫能足之。亞立山。西國大王也。一日大哭。大臣驚問。故曰。頃聞天中世界甚多。我尙未及作一方之共主。能無慟。身富無比。心貧如丐。得多之樂。不足解嗜。得之憂。世貪率類此矣。

饑渴者。得食飲而止。則徵強。若不止而逾甚焉。則徵疾矣。欲療其病。不在益食飲。在消浮火。財之嗜。心之饑渴也。得財知足。徵心之精神。愈得愈嗜。心不甚病乎。徒增財藥。不減浮貪。可得瘳乎。夫物欲與物齊。乃足矣。故人心之足。不在多得。在得所欲。欲得。夫欲無限。物有限。不能增物。以及欲。豈不能減欲。以友物。提以爾



願爲富足。勿務增財。務減貪。爾財物不足。爾使爾足。爾財物不能令物及爾。願曷不令爾願不過物乎。色擲加箴。一貪財者曰。爾願得所求。曷不願得無求乎。無求不勝得求乎。無求得在己。得求得在人。孰易乎。有財者輕財易。既試財苦故。無財者輕財難。特視其虛光故。有賢者曰。使圖貴者能信貴人言。貴者之苦。圖富者能信富人言。富者之苦。不圖矣。

貪財者正爲財役。非主也。非自獲財。惟獲於財。故貪吝者。聖經謂之財之人。人之財。理也。財之人。貪吝也。故

言吝財者獲財。猶言困繫者獲桎梏。實非自獲桎梏。正獲於桎梏矣。主喜役亦喜。主憂役亦憂。此忠役也。財消。爾心亦以憂。消財長。爾心亦以樂。長且以傲。長其爲財役甚明矣。夫爲財主者。隨欲隨用。吝財者。心本願用。理亦曰宜用。天主亦令爾用。而吝心不聽。爾用既悉。聽其命。而欲不稱其役得乎。夫人有僕以分憂慮。代煩勞。財在。憂慮尤深。煩勞尤重。爾不能遣財出戶。而財能遣爾遠遊涉洋。入險負勞。爾悉順從之也。忠役矣哉。人有僕役。惟求其身力。不責其心慮。獨



貪吝一情。既奪我時。盡殫我力。又奪我心。止使謀財。不得他慮也。主多有善視其僕役者。獨貪吝之情。役我最煩。視我最薄。并我食我衣。悉將靳之。

木有實采之易脫。木不傷。若在高杪。或帶固蒂。人將攀援擊落之。食其實。披其枝矣。貪吝者。自不忍舍。人孰聽之。多方以破其意。拂其願。財失而苦辛甚焉。

聖亞吾斯丁問貪吝聚財者曰。爾勞苦誰爲乎。曰爲我子。爾子勞苦誰爲乎。曰爲子之子。如是以至無窮。則無有爲已乎。爾云聚以與子。安知不聚與賊。聚與火

聚與讐乎。爾以貪吝漸聚之。安知爾子不以蕩淫忽散之。故爾愛子。遺之以德。財福并隨之。遺之以財。德與財俱險矣。財者萬罪之器。以幼子擁多財。如狂夫擁利劍也。殲已害人。俱不免焉。覆濟西國富貴人也。有餽之黃白金數億者。却不受。或惜曰。受之不自用。盍以遺子孫乎。答曰。子孫循理節用。我所遺多矣。若恣欲浪用。兼彼亦不足。受之何益乎。

加德。西國名士也。將終。以黃白金數億寄其友人曰。我死之後。子孫作德善用。全予之。否則毫末勿予。或問



故曰。金錢者。善用之爲德器。否則爲惡器。我子孫不能必其爲善。不願助其爲惡。

西國一人。富而貪。有二子。長子私慮。我父取財豐多。有不義者乎。分受其財。或分受其罪。因遁世脩道。父卒。少子遂全獲焉。越數年。少子亦卒。長子恐父弟因財受罪。憂慮不已。祈天主賜見所歸處。天主賜見地獄中受罪者。偏閱無有。喜幸。次見父弟。兩出於管井。互詈互擊。父詈子曰。我爲爾盡心力聚財。以而受罪。我恨爾。子詈父曰。爾不義財遺我。使我受罪。我恨爾。

一商人富甚。將終。謂其友曰。我身瘞之某處。我靈神。并我妻子之靈神。付與鬼魔。俱瘞於地獄。聞者甚駭。以爲狂病。切責之。答曰。非也。我心甚明。因問故。答曰。妻喜鮮衣。若金寶之飾。子喜佚游。我願聚財以給之。多至欺人害人。固宜并受其罪。言訖而絕。

平心受貧。忍也。樂貧。大智也。貧。匱之樂。升天之翼。經曰。神貧者。乃真福。爲已得天上國也。况樂貧者。非貧。身貧。心亦貧。貧乃爲德。身貧而心貪。貧非德。乃患。今謂貧者。非真。第假。僞貧。用飾。實貪吝。



世財所在。百物隨之。故世人欲得財。非爲財也。財得。世物皆可得。世事皆可爲也。聖賢修德者。反是。知人性脆弱。怕垂於惡。得財之便。怕欲易。遂諸惡易成。情欲在人。突發難制。叢生難屏。則絕令無以爲之階。絕其階。情欲易鎮。功德易保矣。故聖賢不喜富。非畏富。惟畏已。恐以形之僞富。害心之良富也。

富有中道。掇爾貧。患足爾用。是也。亞里斯多曰。財富不過中則幸。若此者。易以順理故也。人於財聚。以所須爲限。甚善。不則以所足爲限。亦可也。外此俱險矣。故西國大名士撒辣滿祈天主曰。誑言遠之我心。貧富咸欲見賜。賜所足足矣。富過者。恐忘爾。而云誰爲我主。貧過者。又恐流入盜竊。誑誓故也。

知貧非大災者。則知富非大幸也。若此人。可令富矣。君子於財。不羨。惟隨順之得之。不廢。惟輕之。

古以事任人者。視德巨細。今以事任人者。視財多寡。德榮。財奪之哀哉。

一人富而吝。遇事變。盡亡其財。以告色搦加曰。若失爾財。兼失爾貪。大幸矣。卽不失貪。失財去貪之媒。亦幸。



也。

聖厄勒卧略曰。貪吝者。厭所已得。而冀得。人所得。未得時。日慮夜籌。躁擾萬緒。而棄置實事。所願隨大計慮。隨廣倏思。得一漁獵之策。自以爲得。所願得也。大喜矣。倏思所已得。若何運用之。乃得饒益。倏思當有妬我富者。謀我財者。其所設計畫如何。我若何應之防之。尙未得一物。而虛樂之。虛爭之。虛保之。未享財益。而已得貪亂煩勞。

財多。食之者亦多。費財之緣亦多。華衣衆役。豐食珍器。

與凡顯傲之跡。皆富之漏竇耳。傲者富之蟲也。以富生而消富也。富者云。我所須事物最多。非豐財。安能備之。不知多事之須。正生於富。非因須得事物。故不免于得財。反因得財。故不免于事物也。財消。所須物亦消。古有賢絕富喜貧。一日入大市。見貴物甚多。曰。今我所不須。若此多乎。聖亞吾斯丁曰。財厚自伐者。猶身病瘍。而云我所得瘍方甚多。以自伐也。無瘍不更安乎。一人恒受魔害。聖意辣抹之。是人甚感其恩。厚餽金寶。聖人指所食麴麥餅。所飲水。所衣惡衣。曰。



喜衣斯。食飲斯者。視金寶如土也。竟卻之。

我西國有兩人隣居。一甚富。一甚貧。富者日事經營。煩擾憂慮。貧者日出傭工。夕持直歸。自給而已。不求其餘。歌樂不輟。富者異之。曰。彼貧恒樂。我富恒憂。何故。遂召貧者曰。多年比屋。知子寡于財。豐于德。欲相拯濟。今貸錢若干萬緡。任往市易。約若干歲歸。我以母錢足矣。貧者感謝不已。既得財。憂慮不間。弗復歌矣。彼富者而後知。已憂生於貪。彼樂生於無貪也。貧者亦自知得物失安樂。持其資逕還之。樂如初。

弟阿熱擲西國賢士。蚤年慕道。絕世富而喜貧。一日向水濱自浣蔬。亞利斯弟見之。曰。子有大德大智。能與我事王。可大富貴。何至自浣蔬。對曰。子能與我知足。一試匱乏之樂。可大貧賤。何至以謏言欺王。

又一賢大富。自覺財念甚阻於德修。輦金投之海。曰。惡物。我先溺爾。不俟爾溺我。

貨財之美。有一端。能顯明人所懷善惡。

經勸我曰。勿勞躁圖衣食。爾大父知爾輩皆須得此。爾盍視空中鳥。不蠶繅。不耕穫。而天主衣之食之。爾輩



不貴於鳥乎。焉忘爾哉。且爾靈神暨爾身命。俱大于衣食。天主已賜爾大者。獨靳爾小者哉。惟爾先求天國。及天國之義。而衣食諸物。天主多益爾矣。撒落滹西國大王也。欽奉天主。最純最敏。天主遣天神謂曰。隨爾所禱。我悉從爾。王曰。予小子年幼識薄。國民衆多。恐不足膺此重任也。望主賜我良善心。明朗識。可辨別善惡。當否。以撫此大衆也。天主大喜曰。不求富壽復讐。特求治人之智。今如所求。大智。令絕前絕後。莫與比者。此外復益爾所未求富貴榮名也。君子永

貞一心奉事天主。有餘力。或以求財。必用正道。天主無不與之。財雖微。得之大安。享之大樂。聖達未得曰。我自幼至今。老矣。善人而見棄。善人之種而乞食。未見也。夫富由天主賜也。所以得之道。天主自己定矣。爾從其道。未得焉。惟爾欲爲富。不望之于天主。不求之以正義。恃恃巧計欺人。恃威強奪人。亟欲得。而不計如何得。得之不安。享之不樂。失之最速。何足怪哉。有賢者記所見一人貧甚。偶得數銖。往粥酒。用河水倍之。售買亦倍。如是數月。積得十金。貪心不已。盛之革



囊入市貿易。適饑欲買食。委金於旁。烏誤以爲肉也。攫之去。是人大呼追之。河上囊破。金損沈焉。從水而得。從水而失。但漸積斃亡。枉用勞。徒存罪耳。可不戒哉。

聖厄勒卧略勸一富者曰。爾值取財之勢。宜思非義之財。一取卽得罪于天主也。財不償。罪不得去。罪不去。永劫之殃亦不能免。而妄取之險哉。爾旣得財。宜思爾去世之時。財不隨爾。特取財吝財之罪隨爾。財樂遺之他人。聚財之罪永劫自負。愚哉。深思此理。貪吝

自消。

二士好道。造先達求益。經天主堂。入瞻禮門。側有三瞽者坐乞。自相問致瞽之由。其一曰。我蚤年因惰故貧。一日有富人厚葬。藏金寶甚多。我夜入其墓。盡扣焉。特遺其袒服。旣出。又貪是服。復入褫之。死者輒起。以兩指鑿我雙目。遂瞽矣。二士聞之曰。天主命瞽者訓我戒貪耳。受益多矣。遂不復造先達也。

貪吝者。不止貪財吝用而已。亦有貪智吝才者。取非其財。謂之貪。圖知非理之事。測人上之理。謂智貪矣。前



知禍福天壽。及諸未來事。悉屬天主無量智能。天神不與焉。矧人類哉。爾欲以數定之。以陰陽于支測之。不亦智貪乎。財貪奪人之財物。智貪僭天主之智能。罪孰重乎。故天主聖經嚴禁。知願勿過當。務廉於知人上之理。強求測之。最險。惟命是從。最安。勿問星命。勿信夢卜。勿選年月日時。聖亞吾斯丁亦曰。世間測吉凶未來諸法。悉以邪魔惡心。傳流天下。以網人于罪。故凡信行諸術者。無不得罪天主。功德悉散。死後不免永罰。目前所願免之患。以此更深。蓋天主因所

犯罪罰之。或曰。星家推筭屢驗何也。聖人答曰。此天主所以罰智貪之罪也。愈驗愈以爲可用。愈用又愈陷於罪。今世以罪罰罪。後世尤增無涯之刑。僂焉。人有智。可以啓人之愚。有德。可以迪人於善。有良方。可以抹人之疾。有力能。可以援人於患。靳用之。皆吝才也。才爲物。非散之可消。施之者。善得之。不施之者。不善得焉。夫財。日下愈散愈消。故靳施者多也。若才德愈施愈長。何吝哉。財吝者。生不用。死留他人用。才者。生不用。死與爾同死。人不能用。全歸無益。靳施何爲。



論施舍德

夫物無論靈蠢愈善愈崇愈願推達其美好吉福使廣至於物也無靈之物莫崇於日月其德下際其光普照寰宇之內大小共達焉有靈之物莫尊於天神其保護扶持之恩無微物不被焉人德彌大其欲化人於善德欲萬物各得其所彌切彌急也天主之仁與義均無量也而經中獨以仁慈之父為號其恩施出本性之慈仁故怕過功其責譴刑罰出於我罪故不獲已而怕不及罪故有實德者必愛人於萬物之上

不辭勞苦以拯人患不惜費以拯人貧若吝於費明徵為鄙人且無德焉

聖逸羅尼曰喜捨施而以患死者未之見也人求爾爾能予則予不能予告之以其故即不予人不恚矣若設巧計拒之不可也西有國王甚吝有求多物者曰已多爾不得求有求少者曰已少我不屑與悉不與焉人俱恨之亞立山亦西國大王怕謂我樂為王正樂得與人也或求以少物王厚賜之是人辭王曰我不視爾所求惟視我所當予或問曰所得盡予人已



所留何物乎。王曰。留予人之樂耳。國人俱愛服之。

弟阿尼王見太子珍器甚衆。責之曰。爾不知以此器增忠臣良友。無王心矣。示得人心。莫如慷慨捨施也。

西有歷刪者。教王也。從卑秩陟尊位。恒曰。前居卑富。稍遷貧。今在王位。如巧焉。蓋位愈尊。救衆心愈切。費愈大。有求以物者。能予必予。有求以事。或不合義者。卽問曰。爾行此可得幾何。遂以予之。曰。吾與爾所得矣。勿行可也。

西有尊者。僕役甚衆。家令請曰。役太衆。請擇其有用者。餘罷遣之。因兩藉其名以進。主閱竟曰。此有用者。我須彼。此無用者。彼須我。悉留不遣。

施捨二戒。一戒勉強。爾喜予。予乃爲恩。強而後可。弗德也。故曰。我感人所喜予。不感我所強擱也。色擱加亦曰。吾不視人以何物與。惟視以何心與。不視何所爲。特視以何意爲。有人喜與。與而如自受。所與雖微。吾視之最厚。何故。吾喜順手。不喜滿手。

二戒需遲。諺曰。速與者兩與。人有所願。莫苦乎久久懸望。而弗得焉。故與其須。不如卽拒。卽拒。欺微也。譬戮



人者以漸加刑似愛而實酷。况遲施者。久或斬之。辱慢入人。深於恩惠。恩惠易忘。慢辱難忘。猶之與人也。先以須暇辱慢之。以久懸厭苦之。尙望彼感爾情。厚報爾恩施乎。不爾怨足矣。物以金易。不如以久久求。望易者賈貴也。自好之士。啓口求人。羞有餘于面。爾不迭彼求。先與之。而免彼羞焉。此之爲恩。不已厚乎。施恩者。宜視所施人。及所施物也。物勿全施一人。宜及多人。先已後人。先親後疎。先善者。後惡者。爾欲效天。主勿棄惡者。日光下照。不遺惡人也。貧人雖惡。與視

其惡而棄之。無寧視其性而拯之。所施恩。勿過爾量。視友如已足矣。列仁之序。從已身始。故子貧不使我貧。抹患不使我入患。乃善子也。

施者。益一人不損一人。善施也。苟損彼益此。損益半。可謂善施哉。施不待求。謂之美恩。如求我以非義而施之。謂之柔讐。知我施彼。彼必恃恩以恣惡。勿施。恐其罪惡及我故也。

有不可不忘。施恩于人者。是有不可忘。受恩于人者。是爾施不知謝。勿怒也。不怒。或可化令改矣。怒之則令



增惡後人也。不應一施必應再施。再施亦忘。三施之。或并前二能追憶焉。若不增新恩。豈不失舊恩而得讐乎。且徵爾量狹矣。施恩而失之。不足徵大度。夫恩而施之。乃足徵大度也。故君子能施於無情之人。以至化令有情。如良農以勤功勝地荒。

施捨功非一端。最大者爲天主。周貧乏也。經言爾授乃受。且曰爾掩耳不聽貧人聲。爾禱我亦掩耳不聽爾聲。又曰周貧乏之富。其藏之固固于金寶之藏。周貧者可以消鍊往罪。動天主慈而令得天堂長命故也。

又曰爲我施一升河水。必不失報矣。天主審判人時。罰惡者曰我饑渴。不我食飲。裸不我衣。旅不我舍。今逝於永火。與魔鬼竝受大苦。惡者曰我主何時若此。而不爾拯也。主曰不施貧者。是不施我也。向善者曰我饑渴。食飲我裸衣我。旅舍我。今與我升天域。與天神同受無量樂矣。善者亦曰我主何時若此。而拯爾乎。主曰施於貧者。是施我也。故經曰不哀矜者。天主必以嚴義審判之。略不蒙哀矜也。惟哀矜者。乃真福。爲其將蒙哀矜已也。



升天之路。非一也。天主貧爾。欲爾以貧忍功受報矣。富爾。欲爾以周貧功受報矣。是以天主富爾。非欲酬爾德。正欲成爾德。命爾周貧。豈徒抹彼貧患。尤欲抹爾罪患也。但爾須悛改舊惡。乃能以周貧之功。動天主之慈。而赦罪矣。若罪惡如故。是以已物奉天主。以已奉罪也。能以財施泯天主之直義。而免罪刑哉。爲天主周貧者。似授而實受。所授則土。所受則天也。故貧人亦當云。使無我受爾土。爾安能以賤土售天國乎。爾以授益我耶。我以受益爾耶。

百穀。收之者失之。播之者益之。世財亦然。爾匿之。今世不用。後世又不能用。其歸無益也。施之貧人。今與後世。俱有益焉。故爾所收財。不能恒得。所施財。乃恒得。所施。自享。所不施。遺他人享。經曰。慈貧者。積富於天域也。故濟貧。財不失。乃置於安穩之處耳。爾有粟盈廩。爾友告爾此地下。濕粟必芽。且敗。爾不遽移諸爽塏乎。聽友勸粟。曷不聽天主勸財勸心哉。

西國王有一大臣。或於王前訾其過富。王問之。果否。對曰。否。臣千金產耳。其人曰。某室某田。賈幾有。曷面謾。



曰。田里諸物。王欲取。卽能取。豈我物耶。獨嘗爲天主。施於貧人者千金。莫我能奪也。臣千金產耳。

經曰。濟貧者。所施。是質諸天主也。質庫之利。天主償之。施一。今世得百。後世仍蒙天堂之報矣。西有貴人。盛德大富。日所施貧人甚多。恒云。吾濟人不惜財。意欲令天主負我微責。乃遽得厚酬。施一得百。施百得萬。故施愈多。所貸天主。責愈重也。

富之於貧。如胃於諸體也。胃消化食飲。自取所須。分其餘於百體。故胃強而百體王。若盡留而不散。胃有有餘之患。體有不足之患。兩受病矣。不足之病。病在百體。有餘之病。病在中氣。孰大哉。

或曰。天主之能無量。何不自揀貧者之患哉。曰。主有粟。或命人給散之。是人竊而衆餒焉。豈其主過乎。父有子。令共一衾。中夜。一子掣而擅之。餘子寒苦。失豈在父哉。人皆天主子也。天主所與世財。則足揀世人。有餘矣。惟爾以貪擅之。以吝靳固之。不聽天主周人之命。果天主所與不足耶。爾貪吝有餘耶。彼貧者饑寒。爾有餘財。當衣食之。不衣不食而死。則爾殺之主。必



七克

責爾償焉。

七克卷之二終



